

去江南散步

甲 乙◎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巅峰阅读文库
DIANFENG YUEDU WENKU

|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去江南散步

甲 乙◎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江南散步 / 甲乙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巅峰阅读文库·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ISBN 978-7-201-08088-8

I . ①去… II . ①甲…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25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69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在北方的北屋里拾掇文字（自序）

这是个初冬的日子，我坐在京城北五环的一个朝北房间，拾掇一些散碎的文字，结集成书。北京，北五环，北房，三个“北”似乎巧合到一起。看来此生我注定和“北”这个方位有缘。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更远的北，那就是东北，是我终生回忆和怀想之地。因为那里有一个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小镇，也是我母亲和她祖辈的故乡。

现在我在北京以北的这间北房里，能感受到窗隙透进的微微北风。窗外大片田野上庄稼收割净尽，地表上一层淡淡的霜华。百米之外的秋林，从棕黄到赭红的叶子渐现稀疏，温暖的色泽却让人心生喜悦。这让我开始了无尽联想。我从少年时就喜欢这样的季节，那时我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圩村，每到深秋初冬就到圩堤外的柳林里拾掇落叶，以备家中烧柴。我把红或黄的落叶拢成一堆堆，累了，就躺在一堆落叶间，仰看天上悠悠的云，也看身边游走的小虫。叶子还在从树梢不时飘落，急性的刚脱离树枝就已直冲树根；慢性的则在空中盘桓片刻，弄出小小情调。更多多情的叶子，随着一阵旋风，舞蹈着向高天冲去。那种场景至今难忘。

青年时期，我进艺校画画，每到秋深就由老师率领到山里或海边写生。一次在徽州古关，我拿个画夹走进一大片秋林，满目黄灿灿的落叶，让我兴奋异常，以平生没有过的激动描绘眼前的秋景。可惜韶光易逝，黄昏很快来临，我只能回转住处。待到第二天去，已给夜来



北风吹得树木光秃，美景不再。

前几天我在北京樱花西街观看元大都遗址公园的落叶，漫空飘来，纷纷扬扬，在俯冲，在翻卷，漫天乐符，特别是一大片楼群暗影中偶现的一缕阳光，叶子被点亮，兴高采烈地在光影中舞蹈，每片叶子似乎都在欢欣无比地升上高空。那场景让我久久不愿调转目光。

文字就是作者的落叶，思想的落叶，灵智的落叶，但愿它的形态可以媲美自然的落叶。

我和北方有缘，同样，也和文字有缘。从小学几岁时开始有一个作家梦，直到今天，已在梦中进进出出很多次了。我成了一个作家吗？或者说是我的梦想中达到的那种高度吗？没有，肯定没有。这一点常让我心生惆怅。

我们想往的高度常是给看不见的因素削低，你以为踩在高处，结果一不小心，脚下却沉陷几度。平庸生活让我们无法像风筝那样高攀青天。我们似乎总是陷在无边的泥中。这就是生活，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矮化，肉体的和精神的，你伸不长自己，却不断很自然地萎缩自己。你这样会不那么累。尤其在这个无比压抑的年代，一个灵魂没有开花空间的年代，你仅是在活着，窝囊地活着，从某种角度说“生不如死”，因为除了死亡能给予你沉默的真实和权利，还有纯正和庄严。所以这个“写”大打折扣，谁敢说自己写的真是你最想表达的东西呢？别人我不敢说，起码我没有。我们说出来的，常是一些被腌渍过的思想。我想说不写也罢。

初冬的这个日子，一切都在阳光下活着。虽然阴影更多于阳光。但我们还得面对。你无从悲观，因为你还有一代代血脉得传之后代。你得努力地活着，并且活出一些尊严才好。

目 录

CONTENTS

在北方的北屋里拾掇文字(自序) 1

第一章 形色大地

去江南散步	2
龙泉寺	4
夏日龙虎山	6
五月去乡村	9
山中遇蛇记	11
在月山登山	13
灵山石树记	15
大坝	17
冬山行	19
风雪走龙山	21

挖沟上空的桥.....	24
雾中走桥记.....	27
绿岛新洲.....	30
金家老屋.....	33
风景中的村落.....	35
八步村.....	38
公墓采笋记.....	41
庄稼地的树.....	43



第二章 浮生五味

生活需要一点儿思念.....	46
每天一片叶子.....	48
壁虎再记.....	50
南瓜头.....	53
去乡村摘棉花.....	55
你是坏人吗.....	58
在午夜温习微笑.....	62
我的诗歌生活.....	64
单位的棋局.....	67
感谢高邻.....	70
绿地之劫.....	73
为绿地而战.....	76
遥远的雨水.....	79

有什么东西在随风飘散	81
生日致一位写作者的信	84

第三章 世象人伦

“网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88
天涯断肠人	91
见面前说再见	93
一个东洋女	95
讲个故事给你听	97
牧童的遭遇	100
恐韩	102
打鼾与贫嘴	105
斗地主	107
乡村拉郎配	110
出工与出恭	112
一个夜晚	114
夜半惊魂	116
九点半	118
大公鸡之死	121

第四章 北方纪事

和地铁司机一起观察前路	124
狗狗晚安	127
和平里的舞会	130
在都市拍巴掌	132
小清河	134
抓狂	136
迁徙与溃疡	138
十四区的八哥	140
和平里纪事	142
再回大虎山	147

第五章 人物观察

父亲在隔壁	166
追忆朱曙征先生	168
先贤大笠	172
冰原和火焰	175
我的同学赵规划	178
对面的老人	181

老农汪取家	184
内心中的母亲	187
从《天河谣》到民间歌手老鲍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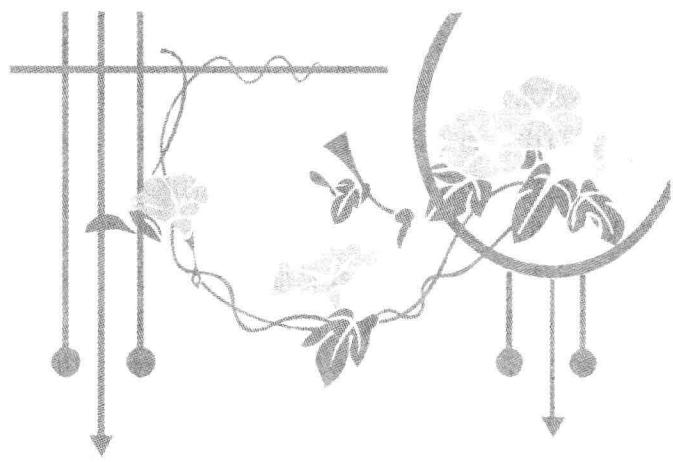
第六章　皖城萦怀

《怀宁叶氏宗谱序》小考	194
背离与皈依	197
蚕桑之死	200
1860 年前后的安庆图景	202
卡尔登照相馆旧影	205
1947 年的安庆天主堂大火	207
一幅灾荒年后的全家照	209
在吴越茶馆听歌	211
在黄梅戏会馆看怀宁小戏	213



第一章

形色大地



去江南散步

岁末，有位电视台记者来访，让我谈谈新的一年里创作上有什么计划、打算。我说：散步和写作。显然他有些不满足，想引导我说出要写几本书或其他什么宏图大略。我没能满足他的愿望，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散步和写作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在散步中进入文学的想象，而把写作看成精神的漫步。至于要完成多少多少，达到什么高度，从来没有仔细想过。

我这样说，并非虚言。我确实是常常到江南散步，而且由此写了一些描述自然风景性灵的文字。对我来说，到江南散步，就像在家门前的小山上散步一样，是现实可行的。不必像到名山大川旅行那样耗资费时。

我从离家不过几分钟路程的焚烟亭渡口过江，船票一元五角，船行十分钟就到了长江南岸。如果掐准时间，连候船的时间都不要花。踏上南岸，如是早晨，还赶得及看江滩的蓼草苇叶上的露水。走进杨树林，鸟雀的啼声悠悠入耳，树影婆娑如云。有老牛在树干边吃草喘气。高大如墙的树林里总是不乏小花小草和小路。我觉得自己的脚步也变得轻盈。走过圩堤，就看到村庄的沉静面容。渠塘、拱桥和菜地历历在目。缭绕的炊烟和一个吞云吐雾的老农，都在提醒我乡村的时辰，乡村的历史。

最近的一天早晨，我又习惯性地走向渡口，渡船刚从江南开来，农民们挑着菜担下船。我上了船，一位胖船工跟我打招呼：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你过江了？——大约因为经常渡河的关系，他不知不觉地和我熟识了。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又问，你经常到江南去办事吧？这让我不好回答，只好含混地应了一声。过后我想，散步能叫办事吗？散



步离所谓的办事有多远？

船到江南，我又开始面对熟悉的景致。我先沿着江岸向上游方向走。脚下的沙滩很绵软，印着几行不知名者的足迹，现在又加上我的脚印。除了一些风声，四周十分静谧，我的思绪就逐渐融入到自然中。

江岸上的草丛高大密集，遮覆了野地。这是一种越冬草，细弱而坚韧。它茎干的下半部分，由于去冬时江上北风的吹动，全部有规律地向南倾斜；而现在，春夏之交温暖的南风，又使得它新长出的蓬勃枝叶向北摇动。冬日的北风和春夏的南风，都既对立又和谐地镌刻在草的动势上。我一进入草丛中，草叶擦过我的面颊。远近的草发出一片沙沙声。与此同时，和草丛紧邻，又比草丛更高的白杨树林也发出阵阵喧哗。而江上有几艘货轮成编队驶过，我的身后猛然响起船浪的拍岸声。

这真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瞬间。

在这类散步中我曾走过江南的四季，冬晨雪霁，汛季黄昏，还有一片醉红的秋天以及缠绵惆怅的暮春苍云。我在江南结识了许多人，如皖北来的渔民老童，圩村亦农亦渔的老卢，牵着牛从江北犁田归来的农家汉子，以及在一道老堤上寻找母亲坟茔的远方游子。他们和江南的原野一样朴素和亲切。在这里，人们的心灵不设防。当然，值得一说的还有很多，例如一条奔跑在天与地交际处的狗，一头卧在堤坡上凝视飞蝶的羊，还有在水面上一窜一窜、轻盈得难以形容的水鸭子。一座小桥和一部老水车同样都让人遐想连翩。还有雨伞斗笠和草亭，江南绵密的雨丝早就织就了一幅雨乡水墨图。总之，你走在江南，不由得就沉浸在江南的美中。

这样的散步每月总有几次。每次去了都像享受了一次精神大餐。由于种种生活琐事，有时会有些天没能去江南散步，心里就有说不尽的遗憾。我对妻子说，如果每天早上都到江南散步，那真是人生一件无比乐事了。

去江南散步，是份难得的机缘，因为我住在一个临江的城市，又因为我时而有一点闲情逸致。更确切一点说，去这块我曾生活过很多年的乡土散步，犹如去探望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长辈。



龙泉寺

最近一次去龙泉寺是在年初的一场大雪之后。

这是一个晴日。天穹下的群山白雪如帽，雪野反射出一片云天之光。松林苍岩若隐若现，山径披上了一条洁白的飘带。冬山环抱中的龙泉寺，山门掩闭，雪落无痕。寺院和禅塔倒映在融雪的山塘中。石阶逶迤雪上，瓦檐冰挂悬披，几株常绿植物灵机闪动。寺院右侧的巨石间雪溪缭绕，覆雪的茶树宛若梦中。一幅幅静止的画面依次在眼前掠过。

午时的寺钟突然敲响，让我似乎猛然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呼喊。

近些年间，作为一个山野行走的热爱者，我曾去过龙泉寺十多次，有几次是从安枞公路旁的花山盘旋而上的。这条路一般谓之“前山”。途中要翻过几道山峰，起伏而悠然，登高远眺江湖，十分阔森。可惜没有一条潺潺的溪流与游人为伴，时有单调之感。但春天的玉兰树、秋天的红枫林，漫立在山坡上，是十分优美动人的。另一条路，是从八步村（一般说是龙泉寺后山）上行，路径陡曲，山林苍茫，流水呜咽，鸟语花枝，更有自然幽邃之美。上到半山，憩于流泉叠石之上，其乐趣自在身心。现在已有一条简易公路即将修到山顶，想来以后的游客便可乘车而上了。当然，对于我来说，更喜欢没有公路时的山林意趣。

龙泉寺就在这一大片山野之上。如果说群峰如浪涌动，那么它似乎就是一叶孤帆、一方塔标，让自然的经纬聚合其间。通往龙泉寺的道路，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通往山野，也通往心灵。

以龙泉寺为圆点，四边可到龙状元读书处、船艄石、游龙谷、鲍冲湖等小龙山腹地景观。及到山峰之上，可听山谷空音，长风啸林，

灵智自会有不同往常的收获。你在此时不免想到自然和信仰的关联。山野、湖水、松林、草岗，这些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处于一片天籁之中的龙泉寺，也给自然增加了一些和谐祥瑞之气。同时，它也有别于自然风景，它让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连结起来，尤其是成为人的心灵和自然的联系纽带。在美景中流连陶醉之余，还有哪些事物值得我们驻步流连，值得我们沉思和记忆？那必然是一个能够存放信仰和思考的地方。寺院当是其中一种。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景点的选择，更多地肯定是游者心灵深处的需要使然。山水扩大了胸怀，山水也会呈现信仰。你走过山野，最终却多半要出入于一所寺院。你不一定对圣像顶礼膜拜，不一定会局限于某种精神信仰，但你的头脑中却总会萦回着“信仰”这个词语。

小龙山脉多的是山，少的是寺。山各有名，如鸟鹳峰、五谷树、花山、洪桂山、游龙谷等等。山是一代代的游者登临之地，所以山也更多地打上人的印迹。而寺院多隐于山谷之中，旁有流水花径，禅思不一而足。但寺院虽然幽隐，却也难被游人所忽略。

龙泉寺就是一个幽静去处。说到龙泉寺，自然要说到寺院的住持释觉清。言语不多的觉清也像是一座山——不过是一座微笑的云间山峦。不高，温和，含蓄，这样的“山”适合有缘者去接近、去感受，去辨识别一种生存。我和觉清似乎有缘，在我和一些朋友的山野行走了，曾多次在龙泉寺中用斋饭，吃起来很香，得一份食趣。但我从不和觉清事前定约。去了就去了，他若在，肯定会沏茶，并约往禅室对谈，心神总会有所收益；他若不在，我也不忘问候一声，打听一下游踪去向。不是不想见，只是无缘见而已。但很有几次，在我以为不会见到他的时候，却在游旅途中，或在公交车上，和他巧遇。尤其有一年，正月初一上午，我在江边散步。城市尚未醒来，江边游人极少，我却能在江岸上遇到觉清。他一袭僧衫，背个布袋，站在那里，对我合掌微笑。就是这样的有趣，也就难以轻易地忘记。

这次雪后山旅，在龙泉寺中，我依然没有见到觉清。一打听，他到石台某寺讲经去了。我在想，下山路上，我们会不会又在雪中巧遇呢？

夏日龙虎山

这是初夏的一天，阳光和云影交织，山野景物有一层银子般的光泽，眼前飘移着水汽样的薄雾。一同上山的本地朋友说，我们脚下此时踩着的正是“凤凰”——一片呈凤凰形状的山冈，可惜无从得见。我们顺着时有起伏、但不算陡峭的山坡上行、翻越，不知不觉中上到一座大山。这就是龙虎山。从小山到大山的过渡如此自然。

龙虎山在枞阳以东的项铺境内。山势并不狰狞，绵厚的青草铺天盖地，在风中涌现一道道波纹，十分悦目舒心。草间开放着一种野花，本地人说是“蒿子花”。叶形类似青蒿，但花色是白的，一簇簇地漫坡而去，或密或疏，闲适而飘逸，有如一位小姑娘穿着朴素的白裙。摘下嗅闻，有一种油香味，十分可亲、好闻，让我想起油坊新榨出的菜子油。在半坡的一片草野间，蒿子花在一些似乎含有很多矿物质的黑色石头映衬下，白得越发松散雅淡，云天梦影。此时，我想起一句话：夏花如雪。实际上，它们的美丽甚至超出了雪境，因为蒿子花是给初夏的绿野映衬着的，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和明媚。

我们走进一片阴影如翳的山林，随着光线的黯淡，似乎一下子坠入了一种恒久的宁静。树林的边缘，阳光洒落，有许多小鸟飞起落下，鸣叫唱和。它们的翅膀上有白色的云斑，飞起时，一闪一闪的，和山上的白花形成奇妙的呼应。犹如花簇在鸟羽上飞扬，从而由山野升上天空。蒿子花和小鸟家族，这是初夏山中植物和动物一种奇妙的组合。

行进中，经过山梁上的一处平台，有黄牛卧在绿草中，以一种沉静的表情，似乎千古不变地瞩望着什么。这里的几块大石，分别呈石

桌、石椅、石床状，十分逼真，只可惜没有四堵墙来界定它们归属谁家。巧的是，它们存在的地点，正是山行者需要稍作憩息的地方。我们像它们的主人一般，依次上去试了一下。石桌、石椅的舒适度很好，石床也稍稍能展开腰身。睡下去，更觉出山风爽润，悠悠地，像吹拂草野一样地熨过我的身体。于是我想，这些未经雕琢的家具状石头，是谁为了路人的需要而放到这儿的呢？

我们已进入到龙虎山中。接着走过一段起伏不大的山冈，这里几乎没有什树木，可以看到远处的重重山峦。一个古旧的村庄在山野的另一端渐渐显现出来。

从山梁上看村庄，绿色中随意摆放的一些老房子是单色调的，呈现出的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形态。有一只狗在朝我们使劲吠叫。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在一扇老门后探了一下头，身影随之一闪而逝——我们甚至没来得及看清她衣服上的花纹。据说，这里原有几十户人家，现在不少居民移到山下定居了。有些房子门上挂着锁，闲置着。村里到处都有沧桑的痕迹。例如斑驳的麻石台阶，虬劲浑茫的老树，黑白的竹篱笆，以及皴裂的石院墙和幽深沉黯的山塘等等。这些都是村庄古老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到本地朋友事先约好的陶队长家喝茶。65岁的老陶黑瘦瘦的，话语不多，动作沉着，脸上浮过的都是乡村的风云。他家的墙壁上全是和军人有关的图片，一打听，他有三个儿子曾经参军或还在部队上。他懂武功，墙边挂着几件兵器，空闲时，也会练练功。他家的茶叶是自己在茶园采摘的，泡茶的水是从井里打来的。茶很好喝。老陶的妻子摘来树上的桃子给我们吃，吃起来脆而酸甜，是真正的桃子滋味。这种味道对我来说已经久违了。

喝了茶，又在老陶家里家外转悠，他家中摆设井井有条，看得出是精于过日子的人家。墙上挂着塑料纸包好的干菜，还有种子和葫芦。门前有一棵很大的栀子树，有待谢的白花和未开的花骨朵。稍微走近，会有幽幽的香气袭入鼻腔。

和老陶聊起我们关心的家族、地域的话题。他说这里叫龙虎山，